

马克思主义认识过程论新探

谈利兵¹, 陈文化², 文援朝²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政治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4;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过程包括两条思维逻辑运动方向相反的“道路”, 而传统的认识论和单向度的认识论都取消了“第二条道路”。自然认识过程包括科学认识和技术认识两个思维逻辑运动方向相反的阶段, 社会认识过程也包括理论认识和社会试验两个思维逻辑运动方向相反的阶段。

关键词: 两条道路; 首次再现; 认识过程论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5-0569-04

关于认识过程问题, 哲学教科书上明确指出: “人的认识都要经历两个阶段, 即从初级的感性认识阶段到高级的理性认识阶段”, “这是认识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飞跃, 但认识过程还没有完成, 还需要由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 实现认识过程的又一次、也是更重要的飞跃。”并将认识过程表述为“实践——理性认识——改造世界的实践”。学界也把“实践——认识——实践”中的第二个“实践”说成是“改造自然和社会”“改造客观世界”的群众性活动, 或将认识过程概括为“实践——理性认识——实验检验”公式。依笔者之见, 这些观点和观念似乎并不像他们所说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过程包括两条思维逻辑运动方向相反的“道路”

关于具体认识的过程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早就有许多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指出: 一个思维的逻辑运动中包括着两条方向相反的“道路”: “在第一条道路上, 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在第二条道路上,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何谓“具体的再现”呢? 马克思接着指出: “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着重号为引者加, 下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

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作为思维具体, 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关于“第二条道路”, 恩格斯也指出: 当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 如茜草的色素——茜素用有机化学的方法“开始制造出来时, ‘自在之物’(即列宁所说的“我们的感觉、表象等等之外的物”, 也就是尚未被认识之物——引者注)就变成为我之物(即恩格斯所说的“被认识了的东西——引者注)了”, “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2]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 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 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这里的“实践”指什么? 我们认为, 它不是指“改造世界的实践”, 而是指“自在之物”“开始变成为我之物”的技术(性)试验活动, 即“具体的再现”过程。列宁在多次引用恩格斯的那段话后说: “‘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3]他还在《哲学笔记》中提出一个认识过程的公式: “存在——无——变易”, 其中的“变易, 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以及与先前的存在(指自在之物——引者注)有质的不同的他物”。这就是说: 认识是“自在之物及其转化成为他之物。”^[4]

关于具体认识过程的论述, 无论是马克思的“完整的表象——抽象的规定——具体的再现”、恩格斯的“自在之物——认识或“理解”——为我之物”, 还是列宁的“存在——无——变易”都深刻地揭示了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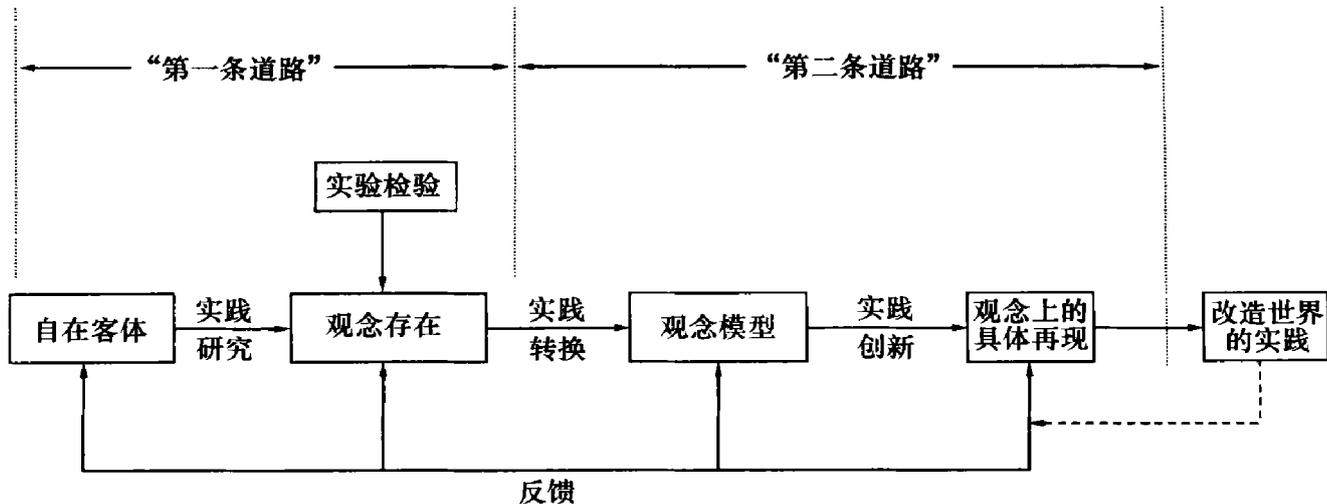


图1 哲学认识的一般过程及其作用机制

识过程的“三段式”结构。为了形象地表述出“两条思维逻辑运动方向相反的道路”，我们提出“观念模型”概念，并将“三段式”改为“四段式”认识活动结构，即通过不断地实践，“自在客体——观念存在——观念模型——观念上的具体再现”的反向作用与反馈的动态模式(见图1)。

如图1所示，“四段式”与“三段式”是一致的，只是“四段式”更加具体地表述了认识活动中“两条方向相反的道路”。实际上，在“抽象的规定”或“理性认识”即观念存在转化成“为我之物”即观念上的具体再现的过程中，首先要将经过实验检验并证实的理论或假说转换成“观念模型”即观念的具体化形式，如自然认识中根据科学理论做出的技术发明和社会认识中依据理性认识拟定的方针、政策、方案、办法等。这种转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普遍存在、不可逾越的。如根据质能关系式转换成的原子弹技术发明，才能生产出原子弹。在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下，中国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辉煌成就。

显然，“实践——理性认识——改造世界的实践”模式，实际上是取消了或者以“改造世界的实践”取代了“第二条道路”的一种单向度的认识论。而“实践——理性认识——实验检验”的科学认识过程被视为一般的认识公式，就把“实验检验”当做一个认识全过程的完成阶段，这是传统认识论的反映。

二、自然认识过程包括科学认识和技术认识两个思维逻辑运动方向相反的阶段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过程论作了形而上学的理解和宣传，所谓的“自然认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有学者在《科学认识论》中认为“自然认识论即科学认识论”，并将“认识过程划分为以搜集材料为主的经验阶段和以整理材料为主的理论阶段”，即“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过程”。还说：“这种科学认识论与一般认识论即哲学认识论……是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

这种只到科学认识为止的“自然认识论”，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的，“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但是，他将“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说成是“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样就取消了“第二条道路”即技术认识过程。

我们认为：自然认识论是关于人们对自然客体的科学认识和技术认识的过程及其结果的理论(见图2)。

技术认识是自然认识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半”。然而，对于技术认识“那一半”，哲学界有学者持否认态度。如有人在《技术哲学引论》中认为：“科学哲学即自然认识论或科学认识论”，而“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是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的学问”，它与“以研究认识过程为‘己任’的哲学分支(指科学哲学——引者注)是两个不同的哲学分支”。这是一种误解。如图2所示，自然认识论与哲学认识论一样，其思维的逻辑运动中包括着两个方向相反的道路，即“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科学认识 and “抽象的规定导致思维具体的再现”——技术认识两个阶段相继或交织展开

的动态过程。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 科学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只有通过技术发明和创新并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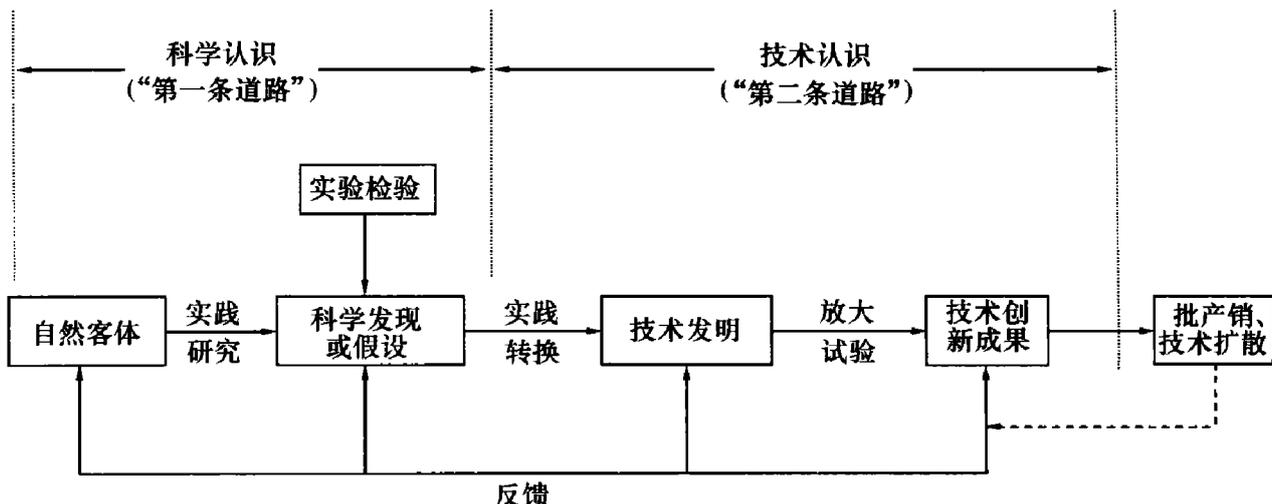


图 2 自然认识的一般过程及其作用机制

成果大规模地应用才能得以展现。同时, 在科学——技术——经济的整个链条中, 技术活动始终处于居中地位, 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从其本质特性来讲, 技术发明和创新过程与科学认识过程一样都属于知识生产活动, 只是思维逻辑运动的方向不同, 将科学认识具体化、完善化并首次物化, 即为“改变世界”提供方式方法手段, 而不是“改造自然”即物质生产活动本身。正如加拿大著名的科学技术哲学家 M. 邦格 1979 年在《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一文中指出的, “科学研究活动是为了认识而改造世界, 技术研究活动是为了改造而认识世界”。显然, 只承认科学认识而否认技术认识的“认识论”, 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认识论^[5]。因为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的客观真理性问题和改造世界的操作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也不能完全解决”。只有当茜素用有机化学的方法“开始制造出来变成为我之物”, 才能“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

图 2 所揭示的是自然认识的一般过程。因为技术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科学的应用, 如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或将几种相关技术的综合都会产生新的技术。同时, 科学认识与技术认识之间也不是线性关系, 而是一种反向作用与反馈机制。

三、社会认识过程也包括理论认识和社会试验两个思维逻辑运动方向相反的阶段

有学者在《社会认识方法论》中认为: “社会认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认识社会和社会如何通过对社会的认识而达到自我意识的哲学理论。”并“将社会认识活动分解为社会观测、社会发现、社会预测、社会理解、社会评价、社会决策等”步骤。还说: 社会发现的过程与一般认识过程一样, 都是主体对客体的信息进行采集、选择、接受、整理和加工, “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成果。”“人类的认识又是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获得答案并予以检验等一系列发展阶段构成的认识过程。”所谓“解决问题的答案”是指对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一些难题”“加以新的解释和说明”, “并以准确的概念、范畴和逻辑推理, 将其表述成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显然, “社会认识论”犯了“自然认识论”同样的错误——“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见图 3)。

如图 3 所示, 社会认识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那一半”, 即指根据经过实验检验的理论、思想制定出的政策、计划、方案等, 在全社会实施之前的一个社会试验过程, 有时还要进行逐步放大试验或反复试验, 从中发现问题, 取得经验, 由点到面, 逐步实施。只有通过这个社会试验过程, 才能同时解决理性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和具体实施(“改造世界”)的操作性问题。尔后, 将其“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推广全社会), 是进一步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 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6]。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关于认识过程的阐述,尽管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其

实是残缺的传统认识论或单向度的认识论的认识过程。因此,“回到马克思”,才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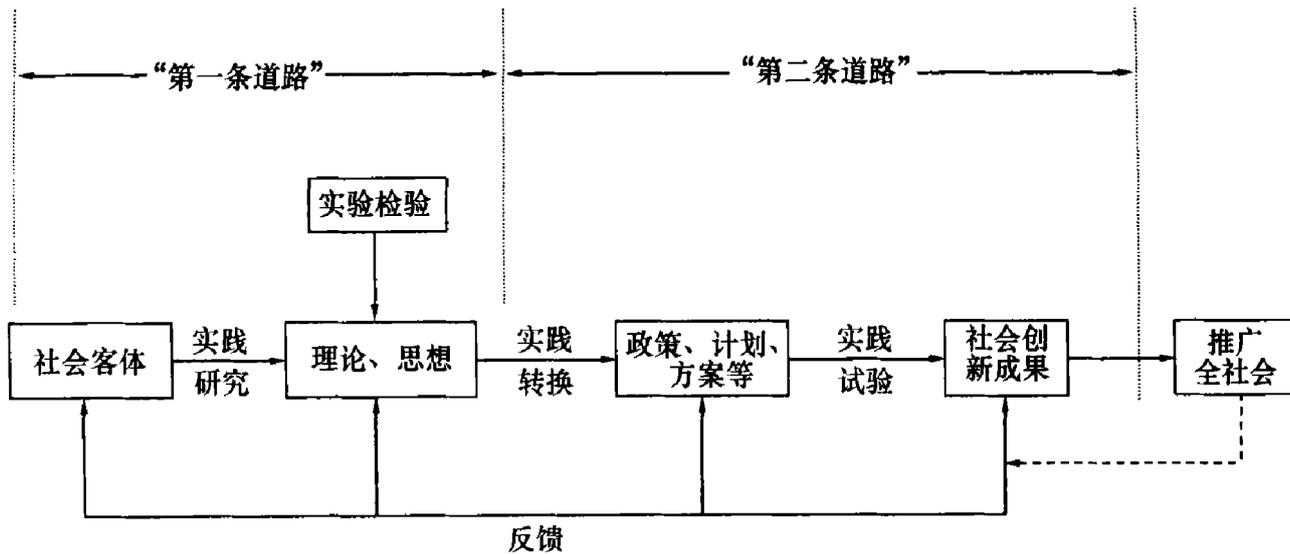


图3 社会认识的一般过程及其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03.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21-223.
 [3]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列宁.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10.
 [5] 陈文化,刘华容.技术认识论:技术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A].工程·技术·哲学[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12-119.
 [6] 陈文化,刘华桂.试论技术哲学研究的主题性转换[A].多维视野中的技术——中国技术哲学第九届年会论文集[C].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14-20.

On Marxian theory of cognitive process

TAN Li-bing¹, CHEN Wei-hua², WEN Yuan-chao²

(1.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National Defense, Changsha 410074,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cludes two “ways” of the opposite thought and logic movement directions, but both traditional and one-way cognitive theories have excluded “the second way”. The natural cognitive process includes two phases of scientific cognition and technological cognition whose thought and logic movement directions are opposite. The social cognitive process includes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social experiment and the thought and logic movement directions are also opposite.

Key words: two ways; the first reappearance; theory of cognitive process